

先秦—清末

《中國野史集成》編委會
四川大學圖書館 編

中國野史集成

錢謙題



巴蜀書社

《中國野史集成》編委會
四川大學圖書館 編

	中
集	國
成	野
35	史

先秦——清末



巴蜀書社

南明野史

目錄 (第三十五冊)

南明野史		一
南疆繹史・撫遺・恤謚考		一一三
皇明末造錄		六五一
梅花嶺遺事		六八五
翊運錄		六九〇
鳳凰臺記事		六九一
彭文憲公筆記		六九六
睿齋瑣綴錄		七〇二
遵聞錄		七三一
近峰記略		七四二

南明野史

卷上中下

原序

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縱其淫哉。何明自中葉以後。生民之慘。無極也。主昏於上。政出凶閹。民窮於下。窮爲流寇。鄙夫蠢國。竭民清流。矜高炫異。無非啓宗社之股憂。釀黎元之奇禍焉耳。懷宗鑒前事之失。力窮元凶。痛懲夙讐。庶幾宵旰勤勞者矣。然無知人之哲。矜明察而愈惑。無持久之力。好更張而益亂。懲前弊矣。乃緝事廷杖。陰踵前弊而行。通下情矣。而裁驛加派。孰非矯情而出。府臣民之怨。資勳鎮之難。內憂外患。天變人窮。政府寄寓耳。節鉞兒戲耳。國勢人情。至於爾日。眞衣敗絮。行荆棘也。所以雖重驪山。而非緣內變。禍烈哀平。而不因外戚。質異昏庸。而慘於晉惠。情非安佚。而毒於宋徽。易地參觀。彼此相笑。以祖宗櫛風沐雨之天下。輕輕斷送於一人之手。紅閣之縊。臂彼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非能勇也。

卷首

其畫無理之至耳。究何足以謝天下哉。當時憤激者。第謂今日無論李綱難得。卽求一大小人若秦檜。亦不可得。其說誠然。然有是君乃有是臣。而曰朕非亡國之主。天下萬世其誰信之。迨清師入關。明社既屋。彼偷安無智苟且富貴之徒。雖託名於起義。實忘情於報雪。遂使湯火餘生。益深益熱。嗟乎。江南實奴隸之質。閩中亦輕薄之子。肇慶則撥亂無能。廣州乃自生內鯁。雖仍王號。究類何人。地卽大於曹膝。民無加於鄒宮。而庭前養寇。榻畔藏奸。欲以區區塊土。與南陽靈武比隆。豈不謬哉。羣奸盜竊。既仗虛名。志士捐軀。亦鏤空影。豈知人心忘漢。天不祚明。早胎於金陵定鼎之年。又何待燕山殉難之日。間嘗閱明紀編年。併遺閩事。閱明季遺聞。則南寧以後缺之。不止漏略。懼事實之不明。無以詔示來茲也。是用蒐訪遺編。採輯逸事。正其舛誤。艾其矯誣。彙爲五卷。以備博覽君子之要刪焉。

慶乾己未歲秋七月既望南沙三餘氏謹志

卷首

南明野史卷上

安宗皇帝紀

安宗簡皇帝諱由崧

校者案清史紀事本末曰

神宗次子福王常洵子也

神宗五子長光宗次福王常洵次瑞

王常浩次惠王常潤次桂王常瀛萬曆二十九年冬十月己卯俱受

封至四十二年福王先就國洛陽熹宗時賜子祿入唯福王最優

崇禎十四年李自成陷洛陽福王常洵見殺

崇禎十七年李自成逼京師南樞史可法督兵勤王四月十二日聞

京師陷烈皇帝殉社稷南都府部科道等官會議推戴討賊時瑞惠

桂三王道遠難至而路王福王各避賊舟次淮安路王倫序

比四王爲疎而人望所屬福王素遭物議于是有推立路藩之說

鳳督馬士英素善黃得功劉良佐北都初陷高傑南奔劉澤清亦至

瓜洲士英並與之通殷勤及議推戴士英遂聯絡二劉高黃爲己助

以恫喝南都諸大臣遣其私人來言于可法曰立君當以賢倫序不

宜固泥可法信之答書極刺福邸諸不道事宜蓋在路藩也士英得

書忽奉福王至龍江關廷臣錯愕可法始知爲士英所賣勉強出迎

嵩呼定策其實答士英書可法雖列名而爲首則廢事姜曰廣也

二十七日集廷臣會議朝堂署禮兵二部侍郎呂大器獨後至議不

決而吏科給事李沾誠意伯劉孔昭司禮太監韓贊周等力持之議

始定遂以福王告廟

五月一日王入京以內守備府爲行宮各官朝見是日有兩黃星夾

日而趨蓋太白與辰星也

御史祁彪佳奏言早頒大號敬天禮祖諸事尤之

卷上

南三餘氏

卷上

安宗皇帝紀

神宗次子福王常洵子也

神宗五子長光宗次福王常洵次瑞

王常浩次惠王常潤次桂王常瀛

萬曆二十九年冬十月己卯俱受

封至四十二年福王先就國洛陽

熹宗時賜子祿入唯福王最優

崇禎十四年李自成陷洛陽福王

常洵見殺

崇禎十七年李自成逼京師南樞

史可法督兵勤王四月十二日聞

京師陷烈皇帝殉社稷南都府部

科道等官會議推戴討賊時瑞惠

桂三王道遠難至而路王福王各

避賊舟次淮安路王倫序比四王

爲疎而人望所屬福王素遭物議

于是有推立路藩之說

鳳督馬士英素善黃得功劉良佐

北都初陷高傑南奔劉澤清亦至

瓜洲士英並與之通殷勤及議推

戴士英遂聯絡二劉高黃爲己助

以恫喝南都諸大臣遣其私人來

言于可法曰立君當以賢倫序不

宜固泥可法信之答書極刺福邸

諸不道事宜蓋在路藩也士英得

書忽奉福王至龍江關廷臣錯愕

可法始知爲士英所賣勉強出迎

嵩呼定策其實答士英書可法雖

列名而爲首則廢事姜曰廣也

各官退議宜先監國後登極。孔昭請卽正位。彪佳言監國名極正。蓋彰實德。且示謙讓。使海內知無因以得位之心。俟發喪擇吉登大寶。布告天下爲當。衆議以爲然。于是以初三日監國。十五日卽位。改明年乙酉爲弘光元年。用法曰廣及南儲高弘圖爲閣臣。從物望也。當是時。可法實秉中樞。高姜居中票擬。張慎言爲大冢宰。劉宗周爲總憲。九列大臣各得其任。再召馬士英及南禮王鐸爲大學士。士英因定策功。鐸則藩邸舊恩。雖五相登庸。而苑枯有別矣。

初。士英督師淮左。四鎮皆其心腹。既而士英擁兵入朝。假援中宮。請留輔政。于是有內外均勞之議。可法乃請督師江北。而士英專國。

陞呂大器吏部左侍郎。李沾太常少卿。郭維經應天府丞。進韓贊周司禮監秉筆。餘各加恩有差。起徐石麟都察院左都御史。張國維兵部尙書。協理戎政。周堪廣戶部尙書。顧錫嘯禮部尙書。黃道周。何楷。

卷上

張有譽。王心一。何應瑞。高倬。解學龍。賀世壽。各部侍郎。劉士禎。侯峒曾。鄭瑄。許譽卿。各寺卿。而一時人望建言科道章正宸。熊開元。姜埰。莊鰲獻。袁愷。馬兆羲。楊時化。詹爾選。李模。張瑄。鄭友玄。喬可聘。李日輔。李長春等原官起用。徐汧。曹勳。吳偉業俱以少詹兼侍讀。陸左懋第僉都御史。巡撫應安。田仰僉都御史。巡撫淮揚。調總兵官鄭鴻逵。黃蜚駐守鎮江。鄭彩分管水師。吳志葵駐防吳淞。黃斌卿駐防上江。勅御史祁彪佳等分行安撫江浙。

初。史可法等議分江北淮揚。徐泗。鳳壽。滁和爲四鎮。以總兵劉澤清轄淮海。駐淮北海。邳。贛十一州縣。隸之。經理山東一帶。高傑轄徐泗。駐泗水。徐泗宿毫豐碭十四州縣。隸之。經理開歸一帶。劉良佐轄鳳壽。駐臨淮。壽。潁等九州縣。隸之。經理陳杞一帶。靖南伯黃得功轄滁和。駐廬州。廬巢無爲十一州縣。隸之。經理光固一帶。每鎮額兵三萬。

人。本色米二十萬。折色銀四十萬。悉聽各屬自行徵取。晉得功侯爵。封傑興平。澤清東平。良佐廣昌。俱伯爵。得功素忠勇。建功河北。與寧南伯左良玉先得封。良玉恢復湖廣。并晉侯爵。

傑字英吾。降賊也。有驍勇名。稱翻山鷄。舊與闖賊同夥。闖掠得邢氏。貌美。嬖之。屬傑護內營。傑與氏通。挾之來降。陝督洪陳疇撫御有恩。能得其用。及孫傳庭繼任。傑破賊于曾頭塚。傳庭因令傑與白廣恩爲前鋒。二將各不相下。又一年而鄭縣潰。潼關不守。傑率其部下李成棟。楊繩武等十三總兵四十萬衆渡河。大掠晉中。鼓行南下。邳泗之間驚曰。高兵至矣。居人奪魄。時分鎮詔未行。而軍倏報高兵先驅至江浦。頴守將張上儀巨礮遮擊之。始却。職方主事萬元吉者。故武陵相監軍也。亟請行。扁舟徑造其壘曰。吾欲犒軍。其將出。元吉諷以戰兵聽朝命。奈何索渡。其將曰。吾規虜欲寄家。元吉曰。公等進取淮。

卷上

北。而并拏淮南甚便。過江。逼天子輦穀地。先自潰亂。非公等所以兼爲國家意也。諸將皆佯應曰。諾。顧獨屬意揚州。傑以徐州苦寒。揚州富麗甲天下。其地有新舊二城。城外列肆。子女環寶累萬萬。傑乃放手剽掠。屠脔日以百數。揚人嬰城不納。淮撫黃家瑞守道馬鳴驛集衆議事。江都進士鄭元勳雅負才地。爲鄉里所服。且憂拒守而城未必全。銳然出身爲游說。兼以早自異。無隨俱死。傑聞元勳至。則大喜。置酒酣飲達旦。厚金帛遺之。且陳所以定居揚州。非有他意。書與揚人約結而後入。鄭自謂得高要領。氣甚揚。爲言于當事曰。高帥來。敕書召之也。彼手馬相國聘札以相示。且言入城當鎮慰父老以無動。苟如是。卽南京且聽之入。况揚州乎。揚人聞之。叫呼而起曰。元勳與高反。賣城以市德。不殺元勳。城不可守。遂碎其首。樹割之殆盡。高恨。攻益力。

初四鎮分藩、可法獨留揚州、爲督輔回翔之地。且與四鎮交疎。至是以三千騎渡江、誓師。高傑以揚人暴骨載道、慮開部以爲非法、趣其下宵坎而埋之。及開部至、傑庭謁。開部平易、懷誠、人人慰勞。傑大喜。頃之、傑以元勳死無罪、請公誅首惡、開城門納其兵。可法弗許。傑乃困可法于軍中、以要之。悉分可法左右以隸麾下。寄可法于善慶庵。日以親信者仗刀侍其側。可法談笑不爲動。徐草奏、與以瓜步城。已而可法微服爲道者得脫。黃得功亦助之。稍能自立。乃復按部淮安。傑亦服其開款布誠、竟移駐瓜州。恭謹受命。泣陳王事。反成握手之交。傑跋扈非常、一變而爲忠勇、亦良將也。

劉良佐開鎮臨淮、士民不服、亦至互訐。而黃得功初駐儀真、及調廬州、心薄之。將與傑爭揚。二鎮水火、幾成克用全忠之禍。登萊總兵黃蜚之南調也、道出維揚、懼爲傑所脅、蜚素善得功、貽書請以兵迎。得

卷上

四

功乃引輕兵三百騎會三叉河。傑聞而愕曰：是殆將襲我。遣將卒出半道、別遣千人走襲儀真。而得功不知也。至土橋、解鞍下馬作食。傑精騎伏道旁者猝起、得功角巾敝裝、出不意、亟損甲、而飛矢雨集。所乘馬值千金、俄中矢、踣。乃騰而上他馬以去。傑之遺兵也曰：若掠得功、必生致之。戰既合、有十七騎者追且及。注槊未下、黃大呼反關。發腰間所餘七矢、殺七人。矢盡、揮長刀復殲其三。乃及于大軍、以免。惟從行三百騎皆沒。傑所遺襲儀真者、夜至。守將丘鉞、馬岱偵知、設守。令軍中且食且休。于城外基置炬火爲疑兵。高兵望見、不敢進。又疾趨半夜、力竭矣。馬岱開門出擊、盡殲之。得功還、聞之、益怒。引良佐爲之助。誓必與傑一決。傑曰：幾千人多維揚猾少、吾故騙之。假令吾之士卒、詎至于敗。黃不足擒也。萬元吉側身講解、令故將張文昌、李棲鳳以其衆請于開部曰：兵交綏、吾屬置橫陣以止關。即開部亦不得

已于一行。會得功有母之喪、可法入弔。立而語之曰：土橋之變、無智愚知其不義。今將軍以國故親故而觸盛怒、是歸其曲于高而將軍收名于天下也。得功色稍和。尙以亡失三百騎爲恨。開部命監紀應廷吉、陸遜之入高營、曰：靖南聽我矣。我何愛數百騎而害大事乎。高如命入馬、馬廐多病死。開部自以三千金償之。又令傑出千金爲黃母贖。二恨之講暫以成。陸猶未也。

當是時、興平最強。開部銳意中原、念非高不足以委任。其人雖抗暴然慷慨識機變、可說而動。有僧德宗者、談禍福奇中。高傑亦折節稱弟子。常與開部及陸遜之四人者同坐。傑謂僧曰：他日弟子得免于禍乎。僧曰：居士起擾攘、今歸朝爲大將、爲通侯、此不足爲居士重。惟率從史居士、儒家所稱聖人。我法所稱菩薩。居士與之一心并志、可謂得所歸矣。徒以問老僧、無爲也。傑不覺欽容服。傑之妻邢夫人饒

卷上

五

權智。傑嘗語人曰：邢有將略、吾得以自助、非貪其色也。邢見開部出至誠、厚爲調護、勸傑傾心。開部喜曰：吾誠得高而馴擾之、大事集矣。因命王相業監其軍。并奏李成棟、賀大成、王之綱、李本深、胡茂楨爲大將。曰：速驅之、可以專制河南。傑曰：傑既以身許公、而將吏妻子暴露野次、非所以安內顧也。敢終用揚城爲諸揚士紳聞之、復震動。守土以未除館爲辭。開部遽遷于東偏。慮已府以爲之舍。邢夫人約其兵聽節制。士民安堵無恙。

吏部張慎言疏薦舊輔吳姓、冢宰鄭三俊、詔赦姓罪。陸見三俊候另議。二十二日早朝、劉孔昭約諸勳及九卿科道于廷、大罵慎言。謂雪奸除兇、防江防河、舉朝臣子全副精神宜注于此。乃今日講推官、明日講陞官、所薦吳姓、有忤成憲。又言慎言原有二心、告廟定策、阻難奸辨、不可不誅。慎言立班不語。御史王孫蕃訐孔昭曰：先帝裁文操

江歸武操江亦未見作何事業。且吏部職司用人除推官陞官外別無職掌。喧爭殿上。高弘圖言家臣自有本末。何遽殿爭。明日孔昭補疏糾參慎言具疏求去。李沾又言孔昭擁戴有功。文臣啓事屢登武臣封爵未定。所以有殿上之爭。兩解之。于是高弘圖姜曰廣相繼乞休。言文武官各有職掌。即文臣中各部不得奪吏部之權。今用人乃慎言事孔昭一手握定。非其所私。即謂之姦。臣等皆賢員矣。慎言薦姓勳臣知爲不可用。臣不能知。票擬實出臣手。又三俊清剛。係五朝人望。臣終以爲不可不用。是臣罪不減慎言。竊念朝廷之尊。尊于李勉。天子之貴。貴以叔孫。臣忝輔弼。坐視宸陛。幾若訟庭。愧死無地。請賜罷斥。各奉諭留。由是朋黨勢成。門戶大起。而討賊之事置之蔑聞。六月。命禮部鑄國璽以金代之。

卷上

六

中書沈廷揚運米十萬石。銀五萬兩。濟其軍。既而聞清師南下。始召原任都督陳洪範。應天巡撫左懋第。加洪範太子太傅。懋第兵部侍郎。賚國書至燕京通好。以經理河北。聯絡關東。給路費銀三萬兩。以往。而命僉都御史程世昌巡撫應天。

時山東河北殺僞響應。德州諸生謝陞。與原任遼撫黎玉田。御史盧世淮。貢生馬元驥等。殺僞防禦使閻傑等十八人。奉宗室朱帥欽權。稱濟王。淮撫路振飛。巡按王燮。擒原任河南參議僞官呂弼周。王富。率士民射殺之。又掠僞官胡來賀。宋自成。李魁春。沉之河。又擒癸未進士僞官武懷解京。宿遷百姓殺僞將董學禮。濟寧都司李九和。殺僞官劉溶。尹宗衡。張問行。傅龍等九人。以原任竟西道副使叛官王世英。解京獻俘。開封府推官陳潛夫。秦勇李遇知。劉洪起等。各殺僞官南附。原任河南勸農兵部尙書丁啓濬。命參將丁啓光。俘獻僞官。

陳奇。賈士俊。尙國俊。許承蔭。孫澄。范雋。郭經邦等七人。陞見。青州府衛藩率諸生驅殺僞官。請徙內地。四川巡撫劉之渤奏報合江。仁懷。掠殺賊楊騰鳳。張見陽等。擢王燮。僉都御史。巡撫山東。丘磊。充山東總兵。加謝陞少師。黎玉田兵部尙書。盧世淮工部侍郎。時訛傳德王起義。以謝陞爲謝陞也。改潛夫巡按河南。啓濬河南安撫。賜遇知。洪起總兵官。勅之渤下部紀錄。振飛等尋爲馬士英論罷。

雙初任祥符令。三守危城。才識膽力。無不超絕。其按淮時。極著勞績。與振飛鼓舞官兵。殺僞使。碎僞牌。賊騎逼河上。躑躅不敢前。民間義兵集至一二十萬。聲勢之壯。有若長城。人共倚之。

初士英之入也。其心亦欲爲君子。而可法一去。天下皆斥爲姦雄。呂大器等羣起而攻之。于是士英疏薦阮大鍼以知兵。謂在廷諸臣無出其右。爲阮任咎任怨。無所不可。遂賜冠帶陞見。舉朝大駭。謂大鍼

卷上

七

一出。則逆黨盡翻。逆黨一翻。則上且駸駸問三朝舊事。諸君子將安所置足乎。于是一呼百和。衆論沸騰。高弘圖請下九卿會議。士英曰。會議則大鍼必不得用。弘圖曰。臣非阻大鍼。舊制京堂必會議。乃于大鍼更光明。士英曰。臣非受其賄。何所不光明。弘圖曰。何必言受賄。一付廷議。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耳。弘圖出。即乞休。士英復爲大鍼奏辨。言魏忠賢之逆。非閹賊可比。且攻弘圖曰。廣諸人護持局面。謂于所愛而登之天者。即曰先皇帝原無成心也。于所忌而錮之淵者。即曰先皇帝定案不可翻也。欺罔莫甚。曰廣奏言。臣前見文武紛競。既慚無術調和。近見欽案掀翻。又愧無能豫寢。遂使先帝十七年之定力。頓付逝波。陛下數日前之明詔。竟同覆雨。梓宮未冷。增龍馭之淒涼。制壘未乾。駭四方之觀聽。惜哉維新。遂有此舉。臣所惜者朝廷之典章。所畏者千秋之清議而已。郭維經奏言。案成先帝之手。今實

錄將修若將此案抹殺不書則赫赫英靈恐有餘恫非陛下所以待先帝若書之而與今日起用大鍼對照則顯顯令旨未免少愆并非輔臣所以愛陛下也惟願陛下愛祖宗之法因愛先帝并愛先帝之絲綸呂大器奏言先帝血肉未寒爰書檄若日星而士英悍然不顧請用大鍼不惟視吏部爲芻狗抑且視陛下爲弁髦御史王孫蕃疏有曰樞輔以大鍼爲知兵乎則燕子箋春燈謎枕上之陰符而牀頭之黃石也燕子箋春燈謎阮所作傳奇蓋藝詞也御史詹兆恆疏言欽案諸人久圖翻局幸先帝神明內斷確不可移陛下蹕御龍江痛心先帝異變與諸臣抱頭號哭百姓聞之莫不洒血搥心愚思一報近聞燕齊之間士紳皆白衣冠額先帝而呼天驅殺僞官各守險隘此先帝德澤在人國憤非常有以激發其忠義耳今梓宮夜雨一坏未乾太子諸王六尺安在國仇未復而忽召見大鍼還以冠帶豈不

卷上

八

上傷在天之靈下短忠義之氣懷遠侯常延齡太僕少卿萬元吉御史陳良弼左光先兵部郎中尹民興給事中羅萬象等皆連疏糾之不聽

大鍼召對稱旨用爲江防兵部侍郎初士英爲司禮王坤所參譴成周延儒再召阮大鍼以士英託之遂起爲鳳督故士英德之甚而大鍼之阿堵削逐也閒住十有七年嘗自署其門曰無子一身輕有官萬事足及得召遂覲觀樞席士英亦卽以佐樞處之大鍼嘗謂人曰我非不願爲君子他人不許我爲君子且若使金川門下袖中有刀便當引決其詆欺皆此類也

吏部張慎言工部程註乞休去贈慎言子舉人履旋爲御史履旋以聞賊拷銀義不受辱貽書慎言謂與其虧體以辱親不如殺身以明志投崖而死者也

陸何應瑞工部尙書徐石麟吏部尙書召劉宗周爲左都御史宗周屢疏論時事不署職銜稱草莽孤臣首言大鍼進退關係江左興亡又言討賊之法一曰據形勢江左非偏安之業請進而圖江北今淮鳳等處各立重鎮尤當重在鳳陽而駐以陛下親征之師東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顧荆襄而南去金陵亦不遠以此漸恢漸進秦晉燕齊當必響應兼開一面之網聽其殺賊自效賊益孤賊黨益盡矣一曰重藩屏地方之見賊而逃也總山督撫非才卽如淮揚數百里之間有兩節鉞而不能禦亂卒之南下至淮北一塊土拱手而授之賊尤可恨者路振飛坐守淮城久以家眷浮舟于遠地是倡逃之實也于是鎮臣劉澤清高傑遂相率有家屬寄江南之說尤而效之又何誅焉按軍法臨陣脫逃者斬臣謂一撫二鎮皆可斬也一曰慎爵賞今天下兵事不競極矣將悍卒驕已非一日今請陛下親征所至亟問

卷上

九

士卒甘苦而身與共之乃得漸資騰飽徐張捷伐一面分別各帥之封賞孰應孰濫輕則量收重則并奪軍功既核軍法益伸左之右之無不用命夫以左帥恢復也而封高劉敗逃也而亦封又誰爲不封者武臣既濫文臣隨之外廷既濫中璫從之臣恐天下聞而解體也一曰覈舊官燕京既破有受僞官而逃者有在封守而逃者有在使命而逃者于法皆在不赦急宜分別定罪而至于僞命南下徘徊于順逆之間者實繁有徒尤當顯示誅絕行此數者討賊復仇法略具是若夫邦本之計貪官當速酷吏當誅循良卓異當破格旌異則有安撫之役在而臣更有不忍言者當此國破君亡之際普天臣子皆當致死幸而不死反膺陞級能無益增天譴除濫典不宜概行外此後一切大小銓除仍請暫稱行在少存臣子負罪引慝之誠又疏言賊兵入秦隴晉直逼京師大江以南固晏然無恙也而二三督撫曾

不聞遣一人一騎北進以壯聲援。賊遂得長驅犯闕。坐視君父危亡而不之救。則封疆諸臣之坐誅者一。既而大行之凶問確矣。數天痛憤。奮戈而起。決一戰以贖前愆。又當不俟朝食。而方且仰聲息于南中。爭言固圉之策。卸兵權于闕外。首圖定策之功。督撫諸臣。仍復安坐地方。不移一步。則封疆諸臣之坐誅者二。然猶或曰。事無稟承。迨新朝既立。自應立遣北伐之師。然而亟馳一介。使賣蠟丸。問道北進。或檄燕中父老。或起塞上夷王。共激仇恥。哭九廟之靈。奉安梓宮。兼訪諸皇子的耗。苟效包胥之義。雖逆賊未始無良心。而諸臣計不出此也。又不然。亟起闕帥鄭芝龍。以海師直搗燕都。令九邊督鎮卷甲。叩放。出其不意。事或可幾。而諸臣又不出此也。紛紛制作。盡屬體面。天假之靈。僅令吳鎮諸臣一奏燕京之捷。將置我南中面目于何地。則舉朝謀國不忠之坐誅者三。而更有難解者。先帝升遐。頒行喪

卷上

十

詔何等大典。而遲滯日久。距今月餘。未至臣鄉。在浙如此。遠省可知。時移事換。外謬錯出。即成服祇成名色。是先帝終無服于天下也。則今日典禮諸臣之坐誅者四。至罪廢諸臣。景從昭雪。自應援先帝遺詔而及之。乃一概竟用新恩。即先帝誅璫鐵案。前後詔書蒙混。勢必彪虎之類。盡從平反而後已。君父一也。三年無改之謂何。嗟乎。已矣。先帝十七年之憂勤。念念可以對皇天而泣后土。一旦身殉社稷。罹古今未有之慘。而食報于臣工。乃如此之薄。仰惟陛下再發哀痛之詔。立興問罪之師。請自中外諸臣之不職者始。于是四鎮合疏糾宗周黃得功。又疏辯合疏實未與聞。馬士英尼之不得上。帝諭以憲臣平日以議論取重。蓋亦刺宗周也。史可法以廷臣論是非。疆臣論功罪。兩解之。

起錢謙益。陳子壯。轉黃道周各禮部尙書。謙益之起也。以家妓爲妻。

者柳如是自隨。冠插雉羽。戎服騎入國門。如昭君出塞狀。都人咸笑之。謙益以彌縫大鉞得進用。乃出其妾柳氏爲阮奉酒。阮贈一珠冠。值千金。謙命柳姬謝。且移席近阮。聞者絕倒。

補華允誠吏部員外。夏允彞吏部主事。允彞盡籍家產以助餉討賊。授黃文煥楊廷麟翰林院編修。文煥以道周建言被杖革問。廷麟因忤楊嗣昌降調軍前贊畫者也。

御史李模疏言。今日諸臣能刻刻認先帝之罪臣。方能紀常勒卣。蔚爲陛下之功臣。夫擁立之事。皇上不以得位爲利。諸臣何敢以定策爲名。而甚至輕加鎮將于義未安。鎮將事先帝。未聞效桑榆之收。事陛下。未聞有汗馬之績。按其罪亦在戴罪之科。倘謂勸進有章。足當夾輔。然而名實之辨。何容輕假。願陛下勅諭諸大臣。立志以倡率中外。力圖賊罪。勿但炫功。必大慰先帝殉國之靈。庶堪膺陛下延世之

卷上

十一

賞。一概勳爵俱應辭免。以明臣誼。至絲綸有體。勿因大僚而過繁。拜下宜嚴。勿因泰交而稍越。繁縷可惜。勿因近侍而稍寬。

太僕少卿萬元吉疏言。主術無過寬嚴。道在兼濟。官常無過任義。貴相資。先皇初莅海宇。懲逆璫用事。斷削元氣。委任臣工。力引寬大。諸臣狃之。爭意見之玄黃。略綢繆之桑土。寇入郊圻。束手無策。先帝震怒。一時宵旰。乘間抵隙。中以用嚴之說。凡告密廷杖。加派抽練。新法備行。使在朝者不暇救過。在野者無復聊生。然後號稱振作。乃中外不寧。國家多故。十餘年來。小人用嚴之效。彰彰如是。先帝悔之。于是更崇寬大。悉反前規。天下以爲太平可致。諸臣復思競賄賂。恣欺蒙。每趨愈下。再搜聖怒。誅殺方興。宗社繼歿。蓋諸臣之孽。每乘于先帝之寬。而先帝之嚴。亦每激于諸臣之玩。則以寬嚴之用。偶偏也。昨歲係傳庭擁兵闕中。議者俱以爲不宜輕出。出則必敗。然已有逗

挽議之者矣。賊既渡河，臣即謂急撤關寧吳三桂，俾隨路迎擊，可以勝賊。先帝召對，亦曾及此。然已有壘地議之者矣。及賊勢薰灼，廷臣勸南遷，勸出儲監國南都，語不擇言，亦權宜應爾。然已有邪妄議之者矣。由事後而觀，咸追恨違遠者之悞國。設事幸不敗，必共服議者之守經。當局者誰敢違衆獨行，旁觀者必欲強人從我。私意徒滋，實者未講。國事因之大壞，莫救則以議任之途太畸也。

又疏言：賊今被割入秦，挑精選銳，垂涎東南。轉盼深秋，出商漢則徑抵襄承，出豫宋則直規江北。多處兵民，積怒深怨。于斯時，民必爭迎賊以報兵，兵更退疑民而進畏賊。恐將士之在上游者卻而趨下，在北岸者急而渡南。金陵重地，武備單弱，何以當此。臣竊窺人情，類皆積薪厝火，安寢其上。居功者思爲史冊之矯誣，見才者不顧公論之注射。舌戰徒紛，實備未講。一旦有急，不識置陛下于何地。得毋令三

卷上

十二

桂竊笑江左諸人功非功而才非才乎。

吏科馬嘉植疏陳立國本事。一改葬梓宮，一迎養國母，一訪求東宮二王，一祭告燕山陵寢。末言今日在君父力自貶損，尊養原非樂受。在臣子痛加悔艾，富貴豈所相期。茅茨雖陋，可勿剪也。有以勞人費財導者，勿聽。經武以外，可概節也。有以處優優衍進者，勿聽。

刑侍賀世壽疏言：刑賞宜慎。如吳三桂奮勇血戰，李郭同功，拜爵方無愧色。若夫口頭報國，豈其遂是干城。河上擁兵，曷不以之敵愾。恩數已盈，勳名不立，冒濫莫甚。

疏上，俱報聞而已。

釋鳳陽高墻罪宗七十五案，凡三百四十一名爲庶人。

遣太監王肇基督催閩浙金花銀兩。肇基原名坤，卽崇禎朝肆惡淫揚者。大學士高弘圖等諫止之。

上先帝尊號曰思宗烈皇帝。周皇后曰孝節皇后。議者以爲周思之後，絕無此諡。周思又非賢王，而忻城伯趙之龍亦言思非美字，改爲毅宗。尊建文君爲惠宗讓皇帝，景帝爲代宗景皇帝，復懿文太子爲興宗孝康皇帝，尊皇考福恭王爲恭皇帝，尊改孝皇帝，立專廟。允禮部顧錫嘯議：制溫體仁文忠諡，尋復之。諡大學士文震孟文肅，劉一環文端，賀逢聖文忠，禮侍羅喻義文介，詹事姚希孟文毅，兵部呂維祺忠節，山西巡撫蔡懋德忠襄，隨州知州王廉忠愍。懋德諡尋奪之。

湖廣巡按御史黃澍同承天守備太監何志孔入朝，求召對。既入，澍面糾馬士英奸貪不法，志孔復言士英無上諸事。士英稱疾出直，而以金幣餽福邸舊閣田成，張執中等爲言于福王曰：主上非馬公不得立，茲逐馬公，天下皆議主上背恩矣。且馬公在閣諸事不煩主上，

卷上

十三

可以優閒自在。馬公去，誰復有念主上者。帝默然，卽賜諭留。澍復連上十疏，稱自古未有奸臣在朝而將帥能成功于外者。必陛下內秉精明，外採輿論。國人皆曰可殺，則殺之。毋因一時之才情博辨，誤信小人。使黨羽既豐，禍患驟至。又云：正人君子，乞陛下下師事數人以樹儀表。使輩轂之下，貪污結舌，邪佞閉氣，無所容其樹黨庇奸之私。而後討國門以外之賊無難。又云：自魏璫竊竊神器以來，實釀今禍。附逆之人與薦逆之人，皆有賊心。乞陛下懸諸日月，以除魍魎。帝屢諭趣澍赴楚，乃去。

先是六月初二日，清廷傳檄至濟寧。一固山額真云爲傳奉事，奉攝政王令旨，各調兵馬前往山東等處。所過地方官民出郭迎接，違者以抗師治罪。一平西王吳云爲安撫殘黎事，稱攝政王簡選虎賁數十萬南下，牌仰山東等處速速投誠等情。至是七月初二日，又有部

文索取冊籍。時山東服款。盧世淮降。李建泰謝陞。馮銓皆附清。爲大學士。濟王走死。而畿輔重地。兵民不輯。鎮將于永綬駐鎮江。會與浙兵鬪。殺浙營守備李大開中矢死之。邊兵焚民居數十里。邊兵有言四鎮以殺搶封伯。吾何憚不爲。事聞。命赴史可法軍前核治。

與平伯高傑疏言。目今大勢守江北以保江南。人人言之。然從曹單渡。則黃河無險。自潁歸入。則鳳泗可虞。猶或曰有長江天塹在耳。若何而據上游。若何而防海道。豈止瓜儀浦采爲江南門戶而已乎。伏乞和盤打算。定斷速行。中興大業。庶有可觀。傑發總兵李朝雲赴泗州。參將蔣應雄許占魁郭茂榮李玉赴徐州防守。

寧南侯左良玉報稱。副將蘇薦遊擊朱國強斬賊四百餘級。獲僞官江一洪獻俘京師。又獻賊遺僞將馬科至四川招安保寧一帶。原任兵部主事郅獻珂起兵戰于桃園。賊兵潰。追獲僞將宋朝臣斬之。

卷上

十四

遣御史陳蓋募兵雲南。

廣西巡撫方震儒松江知府陳亨給事中李維樾與兄僉都御史李光泰先後各措餉募兵入衛。而建陽知縣蔣葵捐俸資造火器募勇士朱千舫劉鐵臂等三請勤王。其詞有曰。幸而邀天之幸。迅掃狂氛。指日奏凱。社稷之福。否則惟有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以明國家三百年養士之報。以無負三十年讀書之志。論者壯之。

命總兵王之綱迎太后于河南郭家寨常守義家。

以僉都御史劉之渤巡撫四川。范鏞巡撫貴州。時獻賊在川。陷涪州。再陷瀘州。順流下重慶。破成都。取壯男子去耳鼻及兩臂。驅至各州縣。言兵至而不下者。視此。但殺王府官紳以待。秋毫無犯。由是所至如破竹。巡撫龍文光及舊撫陳士奇重慶推官王行儉俱死。瑞王。蜀王。閩門遇害。總兵趙光遠降賊。士英猶請降勅獎之。

考選游有倫。朱統銓。趙進美。沈宸荃。沈應旦。吳春枝。吳鑄。吳适。林冲霄。劉天斗。左光明。蔣鳴玉。湯來賀。李日池。胡時亨爲科道部屬官。起補張采禮部主事。熊汝霖戶科給事。章正宸吏科給事。

正宸疏言。兩月以來。聞大吏錫鞶矣。不聞獻俘。武臣私鬪矣。不聞公戰。老成引遯矣。不聞敵愾。諸生捲堂矣。不聞請纓。如此而曰與朝氣象。臣雖愚。知其未也。臣以進取爲第一義。進取不銳。則守禦必不堅。比者河北山左。忠義響應。各結營寨。多殺僞官。爲朝廷効死力。不及今電掣星馳。倡義申討。是靡天下之氣。而坐失事機也。宜急檄江北四鎮分渡河淮。聯絡諸路。齊心協力。互爲聲援。使南京血脈通。而後塞井陘。絕孟津。據武關以攻隴右。恐賊不難旦夕殄也。陛下又何不精素親率六師于淮上。但陛下親征。豈必冒矢石。履行陣設。聲靈所震。人切同仇。虎豹貔貅。勇憤百倍也。

卷上

十五

中旨傳陞吏部侍郎張有譽爲戶部尚書。中旨用人自此始。蓋有譽清望素著。士英借以開侍門也。正宸封還力爭不聽。

魏國公徐弘基等薦起原任吏部侍郎張捷爲吏部尚書。封太后弟鄒存義爲大興伯。福府千戶管應俊爲襄衛伯。補青浦知縣陳燿爲中書舍人。予王鐸弟鏞子無黨世錦衣指揮使。以兵部侍郎解學龍疏薦。內批陞原任戶部主事葉廷秀爲都察院堂上官。監生涂仲吉。生員諸永明爲翰林院待詔。應俊者。本革工。值福王出亡。應俊負之履雪中數十里。脫于難。與鏞。燿。無黨各翼衛有功者也。廷秀。仲吉。永明者。皆先帝時申救道周下獄杖戍者也。初烈皇帝震怒道周。舉朝結舌。獨涂仲吉以孤童擔囊走萬里外。上書北闕。以明道周之冤。故學龍疏薦焉。

補陳子龍兵科給事。子龍進慎名器疏曰。陛下問關南返。從官幾何。

衛士奄尹寥寥無幾。今大位既登。來者何衆。不過其流。何所底止。必將人誇翼贊之功。家切從龍之念。傷體害政。非國之福。夫勸君誘善。惟在爵賞。一爲輕濫。後將無極。豐沛故人文墨小吏。自昔爲嫌。朱紫盈門。貂蟬滿座。尤乖國典。立政之始。願陛下慎持之。嗣後果係服勞有功。但當賞之金帛。不應授以爵位。以貽曹風。不稱之譏。犯大易負乘之戒。疏入不聽。

大學士姜曰廣疏言。祖宗會推之典。立法萬世無弊。斜封墨勅。覆轍具在。臣觀先帝之美政雖多。而以堅持逆案爲盛美。先帝之害政亦間出。而以頻出中旨爲亂階。用閣臣內傳矣。用部臣勳臣內傳矣。選大將言官亦內傳矣。他無足數。論其尤者。其所得閣臣。則逢君殃民。奸險刻毒之周延儒。溫體仁。楊嗣昌。偷生從賊之魏藻德等也。其所得部臣。則陰邪貪猾之陳新甲等也。其所得勳臣。則力阻南還盡撤。

卷上

十六

守禦稚狂之李國楨也。其所得大將。則統緒支離之王樸。倪寵輩也。其所得言官。則貪婪無賴之史遼。陳啓新也。凡此皆力排衆議。簡自中旨者也。乃其後效亦可觀矣。且陛下亦知內傳之故乎。總由鄙夫熱心仕進。一見指於公論。遂乞哀于內廷。但見其可憐之狀。聽其一面之辭。遂不能無贊助。間以其事密聞于上。又得上之意旨。轉而授之。于是平臺召對。片語投機。立談取官。有若登場之戲。臣昔痛心此弊。亦于講藝敷陳。但以未及暢語。至今猶存隱恨。先帝既誤。陛下豈堪再誤哉。天威在上。密勿深嚴。臣安得事事而爭之。但願陛下深宮有暇。溫習經書。間取大學衍義。資治通鑑視之。如周宣。漢光之何以竟恢復遠烈。晉元。宋高之何以終狃偏安。武侯之出師征蠻。何憊憊以親君子。必遠小人爲說。李綱之受命禦敵。亦何以切切信君子。勿間小人爲言。反覆思維。必能發明聖性。點破邪謀。陛下與其用臣。

之身。不若行臣之言。不行其言。而但用其身。是猶獸畜之以供人刀俎也。

御史祁彪佳進時政疏曰。洪武初。官民有犯。或收繫錦衣衛。高皇帝因見非法凌虐。二十年遂焚其刑具。移送刑部審理。是祖制原無詔獄也。後乃以鍛鍊爲功。以羅織爲事。雖曰朝廷之爪牙。實爲權奸之鷹狗。口辭從迫勒而來。罪案聽指揮而定。卽舉朝盡知其枉。而法司誰雪其冤。酷慘等干來周。平反從無徐杜。此詔獄之弊也。洪武十五年。改儀鑾司爲錦衣衛。崇掌直駕侍衛等事。未嘗有緝事也。迨後東廠設立。始有告密之端。用銀而打事件。得賄而習刑章。飛誣多及善良。赤棍立成巨萬。招承皆出于吊拷。怨憤充塞于京畿。欲絕苞苴。而苞苴托之愈盛。欲究奸宄。而奸宄未能稍消。此緝事之弊也。若夫刑不加于大夫。原祖宗忠厚立國之本。及于逆瑾用事。始有去衣受杖。

卷上

十七

者。刑章不歸司敗。撲責多及直臣。本無可殺之罪。乃致必殺之刑。況乎朝廷徒受拒諫之名。天下反歸忠義之譽。蓋當血濺玉階。肉飛金陛。班行削色。氣短神搖。卽值錄隨頒。已魂驚骨削矣。是豈明盛之休風。大失君臣之分。此廷杖之弊也。伏乞陛下嚴行禁革。馬士英。阮大鍼授旨于建安王府鎮中尉候考吏部朱統鎮疏。誣姜曰廣穢跡。顯有逆謀。詞連史可法。張慎言。呂大器等。禮科袁彭年據祖制爭之云。中尉有奏請。先令長史司具啓親王參詳可否。然後給批。奏奏。若候考吏部。則與外吏等。應從通政司封進。今何徑何寶直達御前。微刺顯攻。捕風捉影。陛下宜加禁戢。臣禮垣也。事涉宗藩。皆得執奏。吏科熊汝霖。通政使劉士楨。皆言統鎮何人。揚波噴血。飛章越奏。此真奸險之尤。豈可容于聖世。皆不聽。高弘圖亦揭統鎮應究治。帝召入。厲聲責弘圖把持。弘圖又具疏辨。尋予告去。

時例轉科道陸朗僉事黃耳鼎爲副使忽內批留用徐石麟言朗耳鼎交通內臣倖留非法朗耳鼎疏攻姜曰廣徐石麟劉宗周結黨欺君把持朝政無人臣體曰廣石麟宗周各予告去

曰廣之去也陛辭曰微臣觸怒權姦自分萬死聖恩寬大猶許歸田但臣去後皇上當以國事爲重帝曰先生言良是士英冒之曰我爲權姦汝且老而賊也因叩頭言臣從滿朝異議中擁戴皇上願以犬馬餘生歸老貴陽請避賢路皇上留臣臣亦但多一死曰廣厲聲曰擁戴是人臣居功之地耶士英曰曰廣定策時意在路藩帝曰路王朕之叔父賢明可立二先生毋傷國體內廷之爭不可向外人道也姜出馬從之復于朝堂相詬詈幾至老拳相向一時喧傳二相鬧朝士英嘗賦詩曰蘭蕙才名千古絕陽臺歌舞世間無若使同房不相妬也應快殺寶連波蓋以蘭喻姜劉陽臺喻阮也

卷上

十八

吏科熊汝霖疏奏朝廷之上玄黃交戰不講固圉恢境之術惟舌鋒筆鈔是務以匿帖而逐舊臣矣俄以疏藩而參宰輔矣繼又喧傳復廠衛而人心皇皇矣輔臣曰廣忠誠正直海內共欽乃么麼小臣爲誰驅除爲誰主使且聞上章不由通政納結當在何途內外交通神叢互借飛章告密壘勒斜封端自此始事不嚴行詰究用杜將來必至人人可爲叛逆事事可作營求絀紳慘禍所不必言小民雞犬亦無寧日先帝十七年憂勤曾無失德而一旦受此奇慘止有廠衛一節未免府怨臣民今日締造之初如育嬰孩調護爲難豈可便行摧折陛下試思先朝之何以失即今日之何以得始先帝篤念宗藩而聞寇先逃誰死社稷保舉換授盡是殃民則今何以使躍治不萌而維城有賴先帝墮重武臣而死綏敵愾十無一二叛降跋扈肩背相踵則今何以使貪鄙必當而惠威易行先帝委任勳臣而官舍選練

一任飽颺京營銳卒徒爲寇藉則今何以使父書有用客氣是屏先帝簡任內臣而小忠小信原無足用開門延敵且噪傳聞則今何以使柄無旁操而恩有餘地先帝不次擢用文臣而邊才督撫誰爲捍禦超遷宰執羅拜賊廷則今何以使用者必賢而賢者必用疏入內批重處

以祁彪佳巡撫蘇松

用御史鄭友玄言削故輔周延儒薛國觀總督熊文燦官銜廢予復予湖廣巡按劉熙祚諡忠毅宣大總督盧象昇諡忠烈復御史毛羽健原官贈吏侍葉盛吏部尙書

戶科錢增疏請修水利言蘇松常鎮杭嘉湖七郡之水以太湖爲腹以大海爲尾閘以三江入海爲血脈蓋自吳淞淹塞東江微細獨存婁江一派而婁江之委七十里曰劉家河乃婁江入海之道東南諸

卷上

十九

水全恃此以歸壩不至橫溢泛濫者則帶水靈長之利也勝國時劉河深厝運艘市舶走集于此近日漲沙淤塞于是東流之水逆而向西涓涓不入灌漑無資兼之歲歲苦魃平疇龜坼人牛立槁雖復枯槁如林何從乞靈海若而救此涸轍之民乎然此猶就早嘆言耳萬一大浸稽天七郡洪流傾河倒峽震澤不能受散漫橫潰勢必以七郡之田廬爲壑而城郭人民盡不可問東南數百萬財賦盡委逝波其如國計何哉蘇松巡按周元泰亦疏請濬工部主事葉國華又疏請濬吳淞俱下該撫察議

八月命錦衣衛都督馮可宗遣役緝事禮科袁彭年疏言高皇帝時不聞有廠相傳文皇帝十八年始立東廠命內官主之此不見正史惟大學士萬安行之亦不聞特以緝事著嗣後一盛于成化然西廠汪直踰年輒罷東廠尙銘有罪輒斥當時不得稱純治矣再盛于正

德丘聚谷大用等相繼用事皆倚逆瑾煥虐釀十六年之禍天下騷然三盛于天啓逆魏之禍幾危社稷近事之明鑑也自此而外列聖無聞夫即廠衛之興廢而世運之治亂因之頃先帝朝亦嘗任廠衛訪緝矣乃當世決無不營而得之官中外自有不脛而走之賄故逃網之方即從密網之地而布作奸之事又資發奸之人以行始猶帕儀交際爲人臣所有之常後乃賕賄萬千成積重莫返之勢豈非以奧援之途愈祕而專傳送之關愈曲而費乎究竟刁風所煽官長不能行法于胥吏徒隸可以迫脅其尊上不可不革疏入謫浙江按察司照磨

時太后來自河南帝諭戶工部限三日內搜括萬金以給賞賜工部何應瑞侍郎高倬苦點金無術懇祈崇儉不聽又諭選內員及宮女閭巷騷然科道李維樾陳子龍朱國昌各疏諫亦不聽

卷上

二十一

加翼戴恩史可法少保馬士英太子太師高弘圖姜曰廣王鐸太子太保徐弘基劉孔昭朱國弼柳祚昌太監韓贊周盧九德各陞賞世蔭又加南臨恩可法少傅士英少保弘圖曰廣鐸太子太傅特陞李沾左都御史晉國弼保國公張文光太常少卿以定策功多也換授朱統鑲爲行人以自陳遂曰廣故

赦從逆來歸兵科時敏開屯大盟山中允衛胤文兼兵科給事監興平伯軍以原未從逆南來遼薊總督王永吉經略山東河北兵部尙書張縉彥總督河南勸農

縉彥饒經濟初國破即自縊死復甦賊使牛金星說降縉彥罵不從賊乃加刑拷挾之西行縉彥潛結義人張一方蔡元吉劫之于途脫身走龍泉關及太原賊追之急縉彥走共城聞帝立遼南渡爲賊尉馮國寧盤獲于芝蔴口申報李自成拘之新鄉縉彥召族姓姻友誓

以大義盡散家財潛結太行諸雄是月六日義旅集矣而僞將勒馬貫矢出門縉彥疑其有變乃命張一方刺一人奪其馬射斃數人前突之盡殺其黨擒府縣諸僞長隨軍稿素登城歃血乃舉義旗于合河吉崗同時舉事者有都司蘇見樂泰衍社等聞風來歸者有輝縣吉士式都鄧修武李之煥都攀桂獲嘉李青夏時亨原任推官解居易知縣李昇郁英總兵魯宗孔不期而會者萬人其遙爲聲援有河南許定國山東張大翼等殺賊先鋒賊勢頗却渡河而南上舉義復仇疏畀以原官力辭不受惟願盡殺賊以報先帝經營諸寨四百八十九處運籌決勝心血爲枯拮据無成君子惜之

以浮海來歸順天巡撫楊鶴總督川湖雲貴廣西罷浙撫黃鳴俊及按任天成以許都餘黨復叛處分未定故也并議前任巡按左光先罷光先光斗弟也故與大鉞有仇又首劾士英故大鉞借事陷之吳

卷上

二十一

撫祁彪佳上疏申辨于是大鉞并切齒彪佳

陸解學龍刑部尙書改兵部主事凌駟爲御史巡按山東起丁魁楚巡撫襄承陸王濬巡撫登萊越其傑巡撫河南各僉都御史其傑士英妹夫也故起之

以保國例晉東平伯劉澤清誠意伯劉孔昭侯爵孔昭不受又封福建總兵鄭芝龍爲南安伯賜蟒衣

錢謙益心飽揆席阿士英旨特薦欽案楊維垣爲通政使遂進使過一疏維垣之起也馬士英借謙益以用羣姦而愈疑謙益反絕揆望內批補張捷吏部尙書起蔡奕琛吏部右侍郎張孫振掌河南道孫振効蘇撫祁彪佳貪奸且定策有異議詞連吳姓鄭三俊劉宗周等彪佳罷去以易應昌爲副都御史郭維經僉都御史起葛寅亮太常卿成勇一福建道御史文安之詹事劉同升侍講趙士春編修賀世

壽督倉尙書、王志道戶部侍郎、申紹芳督餉侍郎、以大學士王應熊督川湖雲貴、張鳳翔撫蘇松。

九月、謚北都殉難諸臣、閣臣范景文、文貞、戶尙倪元璐、文正、左都李邦華、忠文、副都施邦曜、忠介、戎政侍郎王家彥、忠端、刑侍孟兆祥、忠貞、大理凌義渠、忠清、太常吳麟徵、忠節、庶子周鳳翔、文節、諭德馬世奇、文忠、中允劉理順、文正、簡討汪偉、文烈、太僕丞申佳胤、節愍、給事吳甘來、忠節、御史陳良謨、恭愍、陳純德、恭節、王章、忠烈、吏部員外許直、忠節、兵部主事成德、忠毅、金鉉、忠節、觀政進士孟章、明節、愍、立祠賜名精忠。

贈理順妻萬氏、妾李氏、德母張氏、淑人、鉉母章氏、妾王氏、偉妻耿氏、恭人、世奇妾朱氏、李氏、良謨妾時氏、孺人、建坊旌表。

又謚勳戚惠安伯張慶臻、忠武、襄城伯李國楨、貞武、新樂侯劉文炳

卷上

二十二

忠莊、左都督劉文耀、忠果、駙馬都尉鞏永固、貞愍、太監王承恩、王之、心、忠愍、李鳳翔、恭壯、諡忠貞、大同巡撫衛景燾、忠毅、宣府巡撫朱之馮、忠壯、總兵吳襄、忠壯、特贈遼國公周遇吉、忠武、工部主事王鍾彥、經歷施漣、中書舍人宋天顯、各予祭葬、贈刑部郎中李逢申、太僕少卿、諸生許琰、翰林院五經博士、布衣湯文瓊、中書舍人。

又補予開國諸臣、正德朝死諫、天啓朝死璫難、建文朝死難、諸臣、謚、皆允給事中李清請也。

又補謚右都沈子木、恭靖、工尙沈儉、煥、襄敏、副都張瑋、清忠、禮尙董其昌、文敏、閣臣何如寵、文端、孫承宗、文忠、太常少卿鹿善繼、忠節。

大理寺卿鄭瑄、疏薦蘇松兵備程珣、會珣通鄉官彭歌祥、妾杜氏、事敗互訐、聞于士英、即于疏批重處、杜贈珣詩云、爲憐貴客芳心醉、欲訪仙郎帆影遲、時人傳之。

中旨拔福建副使郭之奇詹事、補梁應奇給事中、王懷卿瑜御史、召賄降賊賊錦衣都督劉僑至京、仍補原官、初左良玉恢復浙黃、僑送馬士英赤金三千兩、女樂十二人、士英笑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遂誑先帝復職、至是用之。

以謝德溥爲禮部、右侍郎、余繼文選司主事、晉何騰蛟兵部侍郎、撫湖廣、加淮撫田仰兵部尙書、世廕錦衣指揮使、仰屢疏請餉、帝以東南餉額不滿五百萬、江北已給三百六十萬、豈能以有限之財、供無已之求、命仰與劉澤清通融措辦。

士英請免府州縣童子應試、上戶納銀六兩、中戶四兩、下戶三兩、得赴院試、又詔行納貢例、廩納銀三百兩、增六百兩、附七百兩、又立開納助工例、武英殿中書納銀九百兩、文華殿中書一千五百兩、內閣中書二千兩、待詔三千兩、拔貢一千兩、推知銜一千兩、監紀職方萬

卷上

二十三

千不等、時爲之語曰、中書隨地有、都督滿街走、監紀多如羊、職方賤似狗、廢起千年塵、拔貢一呈首、掃盡江南錢、填塞馬家口、又有諺曰、都督多似狗、職方滿街走、相公祇受錢、皇帝但喫酒、又署士英門曰、兩朝丞相、此馬彼牛、同爲畜道、二黨元魁、出劉入阮、豈是仙宗、奉化布衣方翼明抗疏、上言政祈克終、着送刑部問罪、又有布衣何光顯疏、請誅馬士英、劉孔昭、詔戮于市、籍其家。

是月、高傑趣治裝行、初十日祭旗、疾風折大纛、西洋砲無故裂、應廷吉私于其友曰、明年太乙在震角亢司垣、始擊掩迫壽星之次、法當蹶上將、吾懼沮衆、不敢言。

十月朔、命鑄弘光錢、時廟門災、戶科吳适疏、陳昭事之實、一日講宜行、一午朝宜舉、疏入、不省。

清攝政王遣副將唐起龍招撫江南、致書閣部史可法、云、予向在瀋

京即知燕山物望咸推司馬及入關破賊與都人士相接見識介弟于清班曾託其手勒平安拳期衷緒何時得達比聞道路紛紛多謂金陵有自立王者夫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春秋之義有賊不討則故君不得安葬新君不得即位所以防亂臣賊子法至嚴也聞賊李自成稱兵犯關手毒君親中國臣民不聞加遺一矢平西親王吳三桂介在東陲獨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義念累世之夙好棄近日之小嫌嚴整貔貅驅除梟獍入京之日首崇懷宗帝后諡號卜葬山林悉如典禮親郡王將軍以下仍故舊封號不加改削勳戚文臣咸在朝列恩典有加耕市不驚秋毫無犯方擬天氣秋爽遣將西征傳檄江南聯兵河朔陳師鞠旅戮力同心以報爾君父之仇彰我朝廷之德豈意南州諸君子苟安旦夕不審事機聊慕虛名頓忘實害予甚惑之夫國家之定燕都乃得之于闖賊非得之于明朝也賊毀明朝

卷上

二十四

之廟主辱及先王國家不憚征繕之勞悉索敝賦代爲雪恥仁人君子何以報德耶乃乘寇稽誅王師暫息即欲雄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豈可謂江淮以爲天塹之憑遂不能飛渡也況闖賊但爲明朝寇慝未嘗得罪于國家徒以薄海同仇特申大義今君擁稱尊號便是天有二日復爲勍敵予將簡西征之銳卒轉旆東征且擬釋彼重誅命爲前導夫以中華全力受制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國勝負之數無待蓍龜矣諸君子果識時知命切念故主厚愛賢王宜勸令削號歸藩永綏福位朝廷當待以虞賓盛承禮物帶礪山河位在諸侯王上庶不負朝廷伸義討賊與滅繼絕之初心也至于南州諸君子賁然來儀則爾公爾侯列爵分土有平西王之典例在惟執事實圖利之晚近士大夫好高樹名不顧國家之急每有大事輒相策舍昔宋人議論未定兵已渡河可爲殷鑒先生領袖名流主持至計

必能貫察始終寧忍隨俗浮沉取舍從違應早審定兵行在即可東可西南國安危在此一舉願諸君子同以討賊爲心無貪瞬息之榮致令故國有無窮之禍爲亂臣賊子所笑予尙有厚望焉記有之惟善人能受盡言故敢佈腹心佇聞名教江天在望延企爲勞書不盡言

可法答書云南中自接好音隨遣使訊吳大將軍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誼于草莽也今倥偬之際奉琬琰之章不啻從天而降諷讀再三慙慙致意若以逆賊尙稽天討爲貴國憂法且感且愧懼左右不察謂南國臣民偷安江左頓忘君父之仇故爲殿下一詳陳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真堯舜之主也以庸臣誤國有三月十九日之事法待罪南樞救援無及師次江上凶信突來地坼天崩川枯海竭嗟乎人孰無君雖肆法于市朝以爲泄泄者戒奚足慰先帝

卷上

二十五

于地下哉爾時南中臣民哀慟如喪考妣拊膺切齒願悉東南之甲立窮凶仇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宗社爲重相與迎立今上以繫中外人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孫光宗猶子大行皇帝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朔日駕臨南都萬姓夾道歡呼聲聞數里羣臣勸進今上退然不自勝謙讓再三僅允監國迨臣民伏闕屢請始于十五日進位南都從前鳳集河清瑞應非一即告廟之日紫氣如蓋祝文升霄萬目共瞻欣傳盛事大江湧出枵梓數萬助修宮殿是豈非天意哉越數日遂命法視師江北刻日西征忽傳我大將軍吳三桂借兵貴國破走逆賊殿下入都爲我先帝后發喪成禮掃清宮殿撫輯羣黎且免雞髮之令亦不忘本朝此舉動也振古鑠今凡爲大明臣子無不長跪地而頂禮加額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恩圖報已哉謹于八月薄具筐篚遣使犒師請命鴻裁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既發復次